



我父亲 是 恐怖分子

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扎克·易卜拉欣 (Zak Ebrahim)
杰夫·盖尔斯 (Jeff Giles)
著

张秋晴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 (美)

易卜拉欣, (美) 盖尔斯著; 张秋晴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1

(TED思想的力量系列)

书名原文: The Terrorist's Son: A Story of Choice

ISBN 978-7-5086-5241-2

I. ①我… II. ①易… ②盖… ③张… III. ①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6010号

The Terrorist's son: A Story of Choice

Copyright © 2014 by Zak Ebrahim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著者: [美] 扎克·易卜拉欣 [美] 杰夫·盖尔斯

译者: 张秋晴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桥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4 字数: 56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5-6588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5241-2/I·643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人不过是其思想的外化。心有所思，人即成之。

甘地

译者序 逃离仇恨的基因

张秋晴

2015年年初，刚从欧洲回来，我就接到旧时在TED to China（TED是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的首字母缩写，即技术、娱乐、设计）译制部老友Kevin的消息，说中信打算把TED Books引进中国，正在物色翻译，问我有没有兴趣。当时工作上项目压得紧，还有些迟疑，但是看到邮件里发来的一本书，立刻眼前一亮——正是这本《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

之所以和这本书产生火花，起初是因为我对国际事务与宗教的兴趣与经历。在大学期间，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英语辩论上，足迹跨越欧亚，结交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信仰和成长经历的辩友。在看

到校园之外更广阔世界的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国际关系认知的匮乏。因此，在马德里IE商学院上学期间，特地多选了IE国际关系学院的课程，师从前任联合国驻科索沃、卢旺达和海地官员，欧洲智库FRIDE的主席何塞·路易斯·埃雷罗教授。在这门围绕当代国际冲突与争端解决问题展开的课程中，教授反复提及约翰·加尔通（John Galtung）的“文化暴力”概念，即选择性地放大并具有目的性地诠释文化中的某一方面，并用之为直接性或结构性的暴力进行辩护。书中的当代宗教激进主义正是这一概念的典例，通过对宗教经典的极端主义解读，为其进行直接性暴力行为（恐怖主义袭击）进行辩护，并以此对结构性暴力（如对同性恋和犹太人的歧视与仇恨）加以正当化与合理化。因此，对于商科出身的我而言，翻译这本书成了在课业和工作之外，对国际关系这一领域学术热忱的延伸。跟随着扎克的笔触，翻译着他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让我对文化诠释在正当化暴力中所能起到的强大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但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触更深的，是作者

贯穿全书的三个观点。

其一，他人灌输的偏见无法战胜个人对真实世界的经验。书中，长大成人的扎克在游乐园的第一份暑期工作，让他逃离父亲与继父的阴影，接触到真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不再被标签化、妖魔化，不再是袭击的目标，而是现实中有血有肉、真诚友好的人。这让作者开始质疑成长过程中被反复灌输的教条，开始真正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世界，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这让我回想起自己在巴以地区旅行时，萍水相逢却热情收留我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朋友，以及在平静的巴勒斯坦小镇上，来自以色列的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人聆听巴勒斯坦地区创业者的项目展示，带有公益性质地进行投资的场景，打破了我对这个地区充满贪婪与仇恨的印象。的确，当距离缩进，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时，虽不能完全排除文化与信仰的影响，但总比他人选择性的复述与刻画要来的更为真实。

其二，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书中，年幼的扎克在仇恨与暴力的阴影中长大，他父亲的同伙希望他能“子承父业”，负责他父亲案子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探

员则害怕他步父亲的后尘。而扎克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无论环境如何，最终做出选择，决定命运的还是自己。这让人想起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格言：“存在先于本质。”人不同于物，是面向未来的，具备无限可能的“自为”主体，他的行为表征的存在塑造了他的本质。人是自由的，正因为他有选择自己采取何种行动的能力，能够利用自己的超越性看到自己行动在因果作用下产生的影响，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让自己的存在决定自己的本质。正因为一个人的本质是由他的行为来定义的，所以评价人的依据，不是他的固有身份，而是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存在主义推论，与作者在书中向母亲坦言，自己从此只以行为评判他人的故事也是一致的。

其三，非暴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如果说通过真实经历打破偏见能够消除文化中对直接与结构性暴力的合理化诠释，让非暴力变得理论上可行的话，明确个人选择能够超越环境影响，决定未来结果的存在主义，则让非暴力变得事实上可行。扎克用自己的故事说明，支持恐怖主义暴力的偏见与谎言最终会被打破，而个人能够也应该

坚持非暴力，“赋予对手人性，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所共同感受到的渴望与恐惧，共同合作，化解矛盾，而非以暴制暴。”这种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非暴力，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解决争端的手段。否则，用暴力制造恐惧，让双方相互妖魔化并予以暴力反击，用仇恨制造仇恨，冲突将不会有停止的一天。

最后，感谢TED to China的牵线搭桥和中信出版社的辛勤工作，TED的口号正是“睿思博传”（Ideas worth spreading），希望更多人能参与其中，将这样深刻的故事引入中国，让更多人发现它的价值。

目 录

译者序	逃离仇恨的基因	VII
第一章	1990年11月5日，新泽西州，克里夫赛德帕克市	1
第二章	此时此刻	15
第三章	1981年，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21
第四章	1986年，新泽西州，泽西市	34
第五章	1991年1月，纽约市，雷克岛监狱	47
第六章	1991年12月21日，曼哈顿，纽约市最高法院	58
第七章	1993年2月26日，新泽西州，泽西市	66
第八章	1996年4月，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75
第九章	1998年12月，埃及，亚历山大港	87
第十章	1999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92
后记		107
致谢		114

第一章

1990年11月5日，
新泽西州，
克里夫赛德帕克市

母亲摇醒了睡梦中的我。“出事了。”她说。

当时我还是个年仅七岁的小胖孩，穿着忍者神龟的睡衣。我早已习惯天还没亮就被叫醒，但叫醒我的一向是父亲，他会让我带上我的小毯子去宣礼塔祷告。而那天，叫醒我的却是母亲。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父亲还没回来。最近，他总是待在泽西市的清真寺，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但对我来说，他还是那个亲爱的父亲——一个风趣、慈爱、温暖的人。就在今天早晨，他还不厌其烦地教我怎么系鞋带。他出什么事了吗？什么样的事故？他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对答案的恐惧，让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母亲猛地抖开一张雪白的床单——仿佛一朵白云瞬间绽放在空中——然后俯身将床单平铺在地上。“看着我的眼睛，小扎克，”她愁容满面，仿佛变了一个人。“把衣服穿上，越快越好。然后把你的东西都放到这张床单上，再包起来绑紧，明白了吗？你姐姐会帮你的。”说完，她走向卧室门口。“快点，小扎克，快点，动起来。”

“等等，”这是我从太空超人毯子里跌跌撞撞爬出来后勉强吐出的第一句话。“我该把什么东西放到床单上？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是个乖孩子，腼腆，听话。我想尽量按照母亲吩咐的去做。

她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什么都可以，能放进去就行。”她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这个家。”

她转过身，消失在门外。

我和姐姐、弟弟一把东西打包好，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母亲打电话给父亲在布鲁克林的堂兄——我们管他叫易卜拉欣叔叔，有时也直接叫他“Ammu”（阿拉伯语，意为“叔叔”）。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母亲的脸涨

得通红，左手紧紧握着手机，右手则紧张地整理着耳边散开的头巾。电视还开着。有突发消息，“节目暂停，现插播一则新闻……”母亲发现我们在看电视，慌忙冲过来关掉。

她背过身，和易卜拉欣叔叔又谈了一会儿。手机刚挂，家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夜半响起的铃声听起来甚是刺耳，特别吵闹，仿佛知道些什么似的。

母亲过去接了电话。是爸爸在清真寺的一个朋友打来的，一个叫马哈茂德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长着一头红发，大家都叫他红毛。红毛听上去急着找我父亲。“他不在。”母亲回答道，又听他说了一会儿。“好吧。”她说，然后放下了电话。

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那种可怕的噪声。

这回我没听出电话那头是谁。“真的吗？”母亲说，“他们问起我们？警察？”

又过了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在客厅的一块地毯上醒了过来。不知怎的，在这一片混乱中，我竟打了个盹儿。所有好带走、不好带走的东西都堆在了门前，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倒下。母亲来回踱着步，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她钱

包里的东西。她手里拿着我们三个人的出生证明：万一有人来查，她好证明自己是我们的亲生母亲。我父亲，埃尔-塞伊德·诺塞尔，出生在埃及，我母亲则出生在美国的匹兹堡。在当地的一个清真寺诵读了清真言后，她入教成了穆斯林。在她改叫海迪彻·诺塞尔之前，她的名字是卡伦·米尔斯。

“你的易卜拉欣叔叔正赶过来接我们，”她看着坐在地上、揉着双眼的我说道，“如果他真能赶过来的话。”她充满担忧的声音里又添了一丝烦躁。

我没问我们要去哪儿，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们就那么干等着。我们等待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叔叔开车从布鲁克林到新泽西要花的时间。我们等得越久，母亲来回踱步的速度也越快，我越发觉得胸腔就要炸开来。我佯装勇敢，一手搂紧我的弟弟。

“啊，安拉！”母亲叫道，“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 ■ ■

母亲没有告诉我的是，梅厄·卡赫纳，一名激进派拉比和犹太防卫联盟的创始人，在纽约市一家万豪酒店的宴会厅里发表演讲后遭到一名阿拉伯裔枪手的枪击。枪手随后逃离现场，并在逃跑过程中射伤了一名老人的腿。他冲进早在酒店门前等待的一辆出租车，但又突然跳下车，持枪在街上狂奔。美国邮政署的一名执法人员刚好路过，与他展开交火。最终，枪手倒在了大街上。新闻主播们反复强调一个可怕的细节：卡赫纳拉比和枪手都被击中颈部。两人都命不久矣。

现在，电视台正在滚动直播这件事。一小时前，当我和姐姐、弟弟在睡梦中度过我们最后一段童真时光时，母亲无意间听到电视中传来梅厄·卡赫纳的名字，她抬起头看着屏幕，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阿拉伯裔枪手的画面。她的心跳停了一拍：那是我的父亲。

■ ■ ■

凌晨一点，易卜拉欣叔叔的车才停在了我们家公寓前。他花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等他的妻儿都准备好了才出的门。他之所以坚持要他们一起过来，是因为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可不能冒险和一个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也就是我的妈妈——单独待在车里。车里已经坐了五个人，我们四个人只能想办法挤进去。我能感受到母亲内心燃起的怒火：她和叔叔一样虔诚，但反正她自己的孩子也要一起坐在车里，干吗浪费这么多时间等他老婆孩子一起来呢？

上了车，我们驶过一条隧道，苍白的灯光在头顶闪过。车子里拥挤得让人发疯，大家手缠手，脚绊脚，挤作一团。母亲想上厕所，易卜拉欣叔叔问要不要在路边停一下。她摇了摇头，说：“我们赶快把孩子送到布鲁克林，然后再去医院，好吧？我们得尽快赶过去。快点走吧。”

这是大家第一次提到“医院”二字。父亲现在就在医院，因为他出了事故，也就是说他受伤了，但这也说明他还